

「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

張麗麗

國立臺灣大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2) 139–168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56608
lin.sagepub.com



「即」、「便」、「就」是漢語史上經常相提並論的高頻副詞，三詞均兼具承接副詞與立即義時間副詞這兩種功能。雖然多數學者認可三詞這兩種功能間的傳承關係，然而哪個功能先出仍存在爭議。本文將著重探討「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揭示三詞均經歷「動詞>承接副詞>時間副詞」此一演變路徑，而這點與學界的主流觀點正好相反。基於詳細的歷史考察，文中將指出三詞這兩種功能出現時代均有先後之別，且從承接到立即的演變一致受到四種用法的推動。不過，時間副詞的語法化程度是否要低於承接副詞？亦即，本文所提演變路徑是否違背單向性假設？文末將提出三方面論證來消解此一質疑，並指出三詞實非一般時間副詞，而是具備了時態助詞的特性。

關鍵詞：時間副詞，承接副詞，時態助詞，語法化，單向性假設

1. 前言

1.1 問題源起

在語法史文獻中「即」、「便」、「就」三詞是經常相提並論的，它們交替流行於不同時代，且具有多項共通功能。¹從漢語史角度視之，三詞最重要的功能是作承接性關聯副詞（以下簡稱承接副詞），用於連接多種基本複句關係，如時間先後關係、因果關係、條件／假設關係等，見例句(1)–(3)，²是故三詞在歷史上的使用頻率都相當高。下文中「即」、「便」、「就」所在的分句將一律稱為後承句，其前分句則一律以方括弧標示，並統稱為前承句。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NSC 101-2410-H-002-160-MY2）部分研究成果，曾在 2013 年 11 月 16–17 日於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之「漢語時間標記之歷史演變研討會」暨「第八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上宣讀，承蒙梅廣老師、魏培泉老師等多位學者惠賜寶貴意見，特此鳴謝。本文利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檢索資料，謹此聲明致謝。

¹ 包括承接副詞、時間副詞、強調副詞、假設連詞、縱予連詞、讓步連詞等（參祝敏敏 1983；梅祖麟 1984；李思明 1990；李宗江 1997；孫錫信 2005；張麗麗 2009, 2012, 2013b 等）。

² 實際上這三種關係無法截然區隔，例如因果和條件複句自然都具備時間先後關係，而承接複句多少也帶有因果特性。

- (1) a. 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史記·三代世表》）
b. 白佛：「[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東漢《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c. 且說[張狼進得房]，就脫衣服。（《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
- (2) a. [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史記·項羽本紀》）
b. [我夜出竇無所可見]，便然五舍以為燭火。（東漢《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c. [我怕婆婆受刑]，我就屈認了。（《關漢卿戲曲集·搆天動地竇娥冤》）
- (3) a. [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戰國策·秦策四·秦王欲見頓弱》）
b. [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c. [若有人要取他]，就應成與他。（《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

三詞另外還能作立即義時間副詞（以下簡稱立即義副詞）。

- (4) a.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左傳·僖公 24 年》）
b. 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注引《魏書》）
c. 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西遊記》45 回）

三詞的承接與立即功能彼此相關是學界所公認的，有的論文甚至不積極區分二者。³ 既然三詞這兩種功能彼此相關，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是本文要探究的第一個疑問。要回答此問題，恐怕不能忽略一個現象，那就是三詞的時間副詞用法其實並不限於一種，除了表立即義，還可表早已義，像是「他十五歲就參加了工作」（呂叔湘 2003:315），歷史上三詞也都見得到此類用法。

- (5) a. 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宋書·志·律歷下》）
b.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後漢書·朱樂何列傳·孫穆》）
c. 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金瓶梅詞話》8 回）

為何三詞均能表示「立即」與「早已」這兩種相對的時間概念？這兩種用法是否同源？這點現象在探討上述疑問時也宜一併釐清。

相對於承接功能，三詞的時間副詞用法始終不很發達，受到較多的限制。現代漢語的「就」即具有下列幾項鮮明的用法特色：

³ 例如梅祖麟 (1984) 探討元雜劇中的「就」便是如此。

- 一、多用於口語，少用於書面語。在現代漢語人們口頭上常說「我就來」、「天就亮了」，可是像是「政府立即啟動計畫」、「廠商立刻出面澄清」這樣的陳述卻很難以「政府就啟動計畫」、「廠商就出面澄清」來表示。例(4)的歷史材料也均出自口語。
- 二、所搭配動詞受一定限制。經常搭配動作動詞，以位移動詞最為常見，如「我就來」、「他就到了」；也可搭配狀態動詞，多半指狀態的變化，如「天就亮了」、「孩子就長大了」。例(4)的歷史材料也是搭配這些動詞。
- 三、「就」前方經常帶有時間詞，而且在一些用法中這些時間詞不能隨便拿掉，例如「我這頭痛病一會兒就好」（呂叔湘 2003:315），若除去「一會兒」，說成「我這頭痛病就好」，句子會顯得不自然。

無論形成時代早晚，無論形成了多久，這三個時間副詞的用法總受到較多的限制，使用頻率也不高，始終未能全盤突破上述諸多用法限制而發展為高頻的、典型的立即義副詞。這點現象該如何解釋，這是本文要探討的第二個疑問。

總之，要掌握時間副詞「即」、「便」、「就」的歷史演變，首當釐清此功能與承接副詞的關係，其次應能解釋其用法特性。本文將進入歷史探究三詞的演變，望能藉以回答上述兩方面疑問。在進入歷史考察前，先看看學界過去所提看法。

1.2 文獻回顧：時間副詞「即」、「便」、「就」的來源

要談時間副詞「即」、「便」、「就」的來源，是脫離不了承接功能。關於這兩種功能的關係，過去曾提出兩派觀點。

學界大多主張立即義副詞源自動詞，而承接副詞則發展自立即義副詞，走的是「動詞>立即義副詞>承接副詞」這樣的演變路線，如李宗江(1997:25, 28-29)、⁴楊榮祥(2005:356)、孫錫信(2005:190)、封傳兵(2011:67)、陳全靜(2011:47-48)等文。尤其是「即」與「就」二詞本為趨近義動詞，由空間上的趨近轉而表示時間上的趨近，就成為立即義副詞；再由時間上的趨近衍生出事理上的趨近，就成為承接副詞。從語言演變特性來看，這樣的演變路徑是相當自然的。

然而，此派主張涉及從動詞到立即義副詞的演變過程，而相關說明卻存在若干疑點。先看討論最多的「即」與「就」。二詞原為趨近義動詞，後接處所賓語，但副詞用法卻是後接動詞，其後接成分是如何轉換的？對於這點，有兩篇文章提出了解釋。孫錫信(2005:190)一文討論了「即」的情形，認為「即」先由趨近義動詞發展為判斷動詞，再由判斷動詞發展為立即義副詞。「即」作為判斷動詞，允許後接動詞，這是轉變的關鍵。但是，關於這方面的

⁴ 李宗江(1997)將這兩種副詞用法都歸入「時間副詞」，但該文認為「即」與「就」是先用於表示時間關係，再發展出邏輯關係。

演變，該文並未提出具體例證支持，而且判斷動詞和立即義副詞之間也缺乏語義上的聯繫。李宗江 (1997:28-29) 一文則討論了「就」的情形，該文認為表目的的連動結構「就-O-(而)-VP」省略賓語而形成「就-VP」結構，「就」便是在此結構中發展為立即義副詞。⁵ 孫錫信 (2005:195) 也認為「就」是在「就-VP」式連動結構中發展為副詞，但並未主張此為省賓結構。我們支持省賓的分析，⁶ 然而在「就-VP」結構中「就」為何會由前往義轉為立即義？其間語義是如何轉換的？這點二文並未提出充分的討論。至於「便」此方面的發展，相關討論較少，意見也較紛紜。李宗江 (1997:26) 認為不好說，甚至推測是同音假借；楊榮祥 (2005: 356) 則認為「便」是由便利義形容詞虛化為表示「突發短時」的立即義副詞，但未提出任何例證。總之，就此派觀點而論，關於立即義副詞「即」和「就」的演變都存在未解的疑問，而關於「便」的演變則尚未有定論。

與前述論點不同，另外也有若干文章認為承接功能直接源自動詞用法，走的是「動詞>承接副詞」這樣的發展路線，不過三詞各源自什麼樣的動詞用法卻有不同意見。關於承接副詞「即」的演變，王克仲 (1990:443) 認為是由「準動詞」（即判斷動詞）發展而成，張麗麗 (2012) 則認為除了源自判斷動詞，也源自帶零形回指賓語的連動結構；關於承接副詞「便」的演變，楊樹達《詞詮》認為是從「就便」義發展而成，孫錫信 (2005) 認為是從「以……為便」概念發展而成，張麗麗 (2013b) 則認為經歷「有利義動詞>趁便義副詞>承接副詞」此一演變過程；關於承接副詞「就」的演變，曹廣順 (1987:290) 認為是從省略賓語的連動結構發展而成，張麗麗 (2012) 則進一步指出是來自帶零形回指賓語的連動結構。由上可知，在此派主張中，三詞承接副詞功能來源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而各詞的演變狀況目前僅具初步共識。

如果說三詞的承接副詞用法直接源自動詞，那麼立即義副詞用法又是如何形成的，關於這點此派學者尚未提出明確主張，只有張麗麗 (2013b) 一文指出「便」的立即義副詞用法是從承接副詞進一步發展而成。可以說，第二派觀點還不夠完整，尤其是「即」與「就」的立即義副詞功能是如何形成的，是此派主張需設法補上的空缺。

1.3 本文主張

在學界，第一派論點說服力強，支持者眾。從理論上來看，此派意見符合語言演變規律。一般說來，聯繫複句的關聯用詞，其語法化程度較其他功能詞來得高，是故承接副詞要比立即義副詞更晚出是較為合理的推斷。第二派觀點則尚未成氣候，除了理論上屈居下風，

⁵ 例句如「王就見孟子」（《孟子·公孫丑下》）、「其母就與之訣」（《後漢書·黨錮列傳·范滂》）以及「犬就嚙咋」（《搜神記》卷19）。該文還另舉三個例子，但都不屬連動結構，可參見張麗麗 (2012:319) 的例句 (16d, e, f) 以及 342 頁對這幾個例句的解說。

⁶ 張麗麗 (2012) 曾提出論證支持省賓結構的分析。該文詳細分析先秦西漢「就」所搭配的結構，包含「就-O-(而)-VP」、「就-(而)-V-之」、「就-(而)-V」、「就-V-O」等構式，其中「就」或帶有賓語，或省略賓語，而賓語省略都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為賓語大多出現於前文中，故有時也會在句尾以「之」回指。

所提主張也還不夠完整，這方面論文多半只論及承接副詞的來源，立即義副詞在此線演變上的位置尚未提出全盤考察。

然而，本文卻是支持第二派意見，不但認為三詞承接副詞功能源自動詞功能，還主張立即義副詞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走的是下面的發展路線：

動詞 > 承接副詞 > 立即義副詞

其實從現代漢語時間副詞「就」的用法，便可隱約見出這樣的演變關係。據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2003:315)，現代漢語的「就」可以「表示很短時間以內即將發生」，還可以「強調在很久以前已經發生」，例句如下：

- (6) a. 我就去。
 b. 這就走。
 c. 天很快就亮了。
 d. 我這頭痛病一會兒就好。
- (7) a. 他十五歲就參加了工作。
 b. 事情早就清楚了。

這兩種時間副詞用法都可轉以複句表示。所謂的「很短時間」一定是根據兩個時間點才能評斷出來，在例句(6)的兩個時間點就是說話當下與句中動作時間。例(6c)與(6d)帶有「很快」與「一會兒」，表示這兩個時間點之間相距甚短，也就是說這兩句意義相當於複句(8a)與(8b)。

- (8) a. 從說話的此刻算起，沒有多久時間，天就亮了。
 b. 從說話的此刻算起，再過一會兒，我這頭痛病就好。

第二種時間副詞用法也可轉為複句，例(7)所表達的與例(9)中的複句相當。

- (9) a. 當他十五歲時，就參加了工作。
 b. 在很早的時候，事情就清楚了。

從上述兩組轉換情形可以看出，無論「就」是表示立即義還是早已義，很可能都是從承接功能發展而成。其分化關鍵在於搭配用語的牽制：描述接續事件時，「就」表立即；描述過去事件時，「就」表早已。不過，我們認為這兩種時間副詞用法是有差別的。立即義用法可以不帶任何時間詞，但是早已義用法中的時間詞不能省略。例(7)若省略時間詞「十五歲」或「早」，就無法表達出早已的意思。所以我們認為「就」在第一種用法才是典型的時間副詞，第二種還屬過渡階段，是從承接副詞朝向早已義時間副詞過渡的用法，基本上屬於承接副詞的引伸用法。

上述主張正可回答 1.1 小節所提第一個疑問，亦即承接與時間這兩種副詞功能的形成先後以及為何能夠同時具有立即與早已這兩種相對的時間表達。其實，本文主張也能回答第二個疑問，亦即這三個時間副詞的多種用法限制。正由於時間副詞是從承接副詞進一步語法化而成，其語法化程度較高，因而有較高的使用限制，這點將於 5.3 小節再論。

由於時間副詞與承接副詞不易區別，為便利討論與歷史觀察，本文提出下列判定依據。出現在複句中的用法，即使從上下文可推知前後事件之間有立即性連帶關係，如「老師一開口，他就頭痛」，文中也將之判定為承接副詞，而非立即義時間副詞。從斷代層面來看，此例中的「就」若省略會降低句子的連貫性，這是承接副詞特性使然，時間副詞不具此作用；而從歷史層面來看，我們也有充分證據指出時間副詞是源自承接用法，是故具重疊特性的用例宜歸為先出的用法。另一方面，即使「就」出現在單句中，也不一定就是時間副詞，前文已指出例 (7) 中的「就」還未轉為成熟的時間副詞，此外，下面例句 (10) 的用法亦然。這是承接副詞另一種引伸用法。這兩個例子雖為單句，但是「就」完全不帶立即義，而是仍具承接功能，只是在此不一定是承接前文，所承接對象多半較為抽象模糊，整體而論就是指向當前的狀況，意思大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的意思。下文仍將此類用法歸入承接副詞的範圍，本文稱之為廣義承接用法。⁷

- (10) a. 就這樣吧。
b. 你就答應吧。

以上是從現代漢語「就」的使用特性說明時間副詞與承接副詞之間的關聯與區別，本文的主張當然還需歷史考察作為支持。下文將逐節探討三詞的歷史演變，各提出三方面的意見來論證本文的主張。

- 一、列出三詞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出現時代及分布比例，以證明承接副詞出現時期早於立即義副詞。
- 二、簡述三詞承接副詞的來源，這部分主要引用張麗麗 (2012, 2013b) 這兩篇論文。
- 三、各節討論重點將落在從承接副詞到立即義副詞的演變過程，三詞這方面的演變一致受到四種用法的推動：(1) 承接副詞聯繫立即性承接關係的用法；(2) 承接副詞前接時間詞出現於單句的用法；(3) 廣義承接用法；(4) 承接副詞搭配否定句的用法。唯張麗麗 (2013b) 已詳細探討「便」在此方面的發展，故這部分僅簡單介紹。

第五節則將進一步提出三方面討論：一、漢語立即義副詞的演變類型以及「即」、「便」、「就」所屬類型；二、最容易引發此線演變的語境特性及原因；三、此線演變是否違背單向性假設，並據以探討三詞的使用特性。

⁷ 廣義承接用法主要用於言域，關於「言域」可參見沈家煊 (2003) 與 Sweetser (1990) 的說明。

2. 「即」的歷史演變

「即」的歷史最古老，副詞「即」的演變也最難追蹤。

2.1 「即」兩種副詞用法形成先後

先秦時期「即」已可作副詞，而且承接副詞與時間副詞的用例都有，均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際。例句 (11) 是最早的承接副詞用例，例句 (12) 則為先秦僅見的三個時間副詞用例。

- (11) a. 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庸利乎？（《國語·越語上·句踐滅吳》）
- b.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禮記·玉藻》）⁸
- (12) a.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左傳·僖公 24 年》）⁹
- b. 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賁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韓非子·難三》）
- c. 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斂，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晏子春秋·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¹⁰

雖然許多文章都認為例 (12a) 中的「即」為立即義時間副詞，但這個「即」字可能不表立即義，而是表即日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如此解釋該例：「即，猶今人言即今也。」我們同意其分析，因在例中「君命一宿，女即至」與下文的「命女三宿，女中宿至」相對仗，「即」對「中宿」，故可能都是時間名詞。(12b) 與 (12a) 語出同源，情況應相同。這說明「即」時間副詞用法的出現時期可能要推遲到戰國末年，甚至西漢，因《晏子春秋》雖成書於戰國時期，卻經過劉向整理。

除了首出用例有先後之別，下面的統計圖表更能清楚說明二者的時代差異。據本文統計，就算前述有疑義的例子都歸入時間副詞，在先秦兩漢時期的 25 部傳世文獻中，承接副

⁸ 孔穎達為此例註疏如下：「若君未有命，即不敢乘、服也」，是將例中的「即」釋為承接副詞。不過，此例中的「即-VP」也可能表示展開某動作，「即」為動詞，請參見附錄的第二種用法。

⁹ 此例許多文章都引用過，如李宗江 (1997:25)、楊榮祥 (2005:356)、封傳兵 (2011:67)、陳全靜 (2011:47) 等。

¹⁰ 此例封傳兵 (2011:67) 已指出。

詞與立即義副詞仍呈現 710：6 的懸殊比例。很明顯的，當時副詞「即」是以承接用法為主，由此可推斷此用法的形成也當早於立即義副詞。

〈表1〉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中「即」作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數量

	承接副詞數量	立即義副詞數量
尚書	0	0
詩經	0	0
周易	0	0
公羊	0	0
穀梁	0	0
左傳	0	1
國語	1	0
周禮	0	0
儀禮	0	0
禮記	1	0
戰國策	36	0
論語	0	0
孟子	0	0
墨子	42	0
莊子	3	0
荀子	1	0
韓非子	9	1
呂氏春秋	0	0
商君書	3	0
管子	18	0
晏子春秋	1	1
大戴	3	0
韓詩外傳	18	0
史記	290	2
漢書	284	1
總計	710	6

從此表可知在先秦兩漢這 25 部文獻中「即」作立即義副詞僅 6 例，其中還有 2 例存有疑義（即例句 (12a-b)）。不過，這是本文的判定，過去文獻以及「中央研究院古漢語語料庫」提及的用例不只於此。據本文蒐集，還有另外 20 個先秦兩漢的「即」也曾被判定為立即義時間副詞，但我們不同意這些例句中的「即」表立即義，詳細分析請見文末的附錄。相對地，先秦時期「即」的承接用法已相當成熟，在《戰國策》與《墨子》二書中尤為突出，《墨子》另有許多「然即」用例，意義與功能均相當於「然則」，應是由承接副詞「即」進一步發展而成。

據本節討論，承接副詞「即」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際，在戰國末年其用法已相當成熟；而立即義副詞「即」的形成則要到戰國末年，而且在兩漢時期也還相當罕見。

2.2 承接副詞「即」的形成

據張麗麗 (2012)，承接副詞「即」形成的方式可能有兩種。一種是由省賓連動式中「即 VP」發展而成，此構式相當於「即之 VP」，其後賓語回指前文，因而得以發展出聯繫前後句的功能。這方面證據較薄弱，該文只提出三個具此特性的用例。另一種則源自判斷動詞，由於判斷動詞的主賓語皆為動詞組或句子，因而得以發展出聯繫複句的功能。這方面的證據較為豐富。一方面，先秦時期有許多可以同時解作判斷動詞與承接副詞的用例；¹¹ 另一方面，當時「即」所帶領的承接複句多用於列舉情境，且多為假想狀況，如例句 (3a) 所示，且「即」可出現在主語甚至一組複句之前，¹² 這些特性最可能延續自判斷動詞。

雖然該文也留意到先秦時期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之間的懸殊比例，但並未論及二者的關係，留下未解的疑問。

2.3 時間副詞「即」的形成

雖然先秦已出現時間副詞用例，如例 (12) 所示，但是兩漢時期此用法仍不發達，《史記》與《漢書》僅見到三例純為立即義副詞的「即」。

- (13) a. 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史記·三王世家》）
- b. 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 c. 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

¹¹ 如「[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戰國策·趙三·秦攻趙於長平》）

¹² 如「[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戰國策·秦四·秦王欲見頓弱》）

誠然，在兩漢時期，不少「即」的用例多少都帶有立即概念，但只要還出現在後承句中，如例句 (14a)，或是後承的句段中，如例句 (14b)，本文都優先判定為承接副詞。因為此類用法中的立即義可由語境判得，且「即」仍位於典型的承接副詞位置，很難說「即」已發展為時間副詞。

- (14) a. [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b. [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史記·樂書》）

《漢書》的例子 (13c) 出現於否定句中，此類用法在六朝初年頗為常見，可以說立即義副詞「即」的普遍與此用法有一定的關聯。

- (15) a. 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鶴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β。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三國志·吳書·趙達》注引《抱朴子》）
b. 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α。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抱朴子內篇·雜應》）
c.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α。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世說新語·文學》）
d.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世說新語·排調》）
e.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α。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世說新語·方正》）

此類用法的「即」字句在句法上往往不作後承句，但在概念上仍找得到前承句。其前承句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就肯定後承句而言的，一種是就否定後承句而言的。例如「張三生病了，怕耽誤工作，不敢就去看醫生」這裡面前兩句都是前承句，但所後承的部分不同，分別是：「張三病了>就去看醫生」、「怕耽誤工作>不敢去看醫生」，標示中我們將肯定句的前承句標以 [……]α，否定句的前承句標以 [……]β，故該句會如此標示：「[張三生病了]α，[怕耽誤工作]β，不敢就去看醫生」。且由於是根據意義判定，而非句法位置，因此前承句有可能反而位於後方，如 (15a) 即如此。後文討論此類用例將一律採用同樣原則標記。

六朝時期時間副詞「即」也可用於肯定句，但六朝早期例子較少，見例句 (16)，要到晚期才較多，見例句 (17)。

- (16) a. 又令辨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瞽者即行。（《抱朴子內篇·道意》）

- b.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世說新語·德行》）
- (17) a.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觀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宋書·武三王列傳·江夏文獻王義恭》）
- b. 昔有國王產生一女，喚醫語言：「為我與藥，立使長大。」醫師答言：「[我與良藥]，能使即大，……」（蕭齊《百喻經》）
- c. 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南齊書·武十七王列傳·廬陵王子卿》）
- d. 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即使至徐、袞、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南齊書·徐孝嗣列傳》）
- e. 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諸人靡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姚秦《出曜經》）

「即」作時間副詞的用例主要是根據前後文意及句法表現而判定的。首先，各例中下加虛線處即為有助於判定的文脈，例如(15d)的「謝未即答」與後文的「應聲答曰」成對比，可推知「即」的意思與「應聲」相近；又例如(17b)中的「能使即大」正是對前文「立使長大」此一要求的回應，故「即」的意思相當於「立」。例句(15e)與(17a, c, d)中的「良久」、「久」、「速」、「及時」等詞，也都具有相同的提示作用。其次，(13)、(15)–(17)這四組用例中，大多數「即」字句都不作後承句，這些語境都能排除承接副詞的解讀。再者，例句(17)中的「即」出現在能願動詞「應」、「能」、「可」或使役動詞「請」、「令」之後，作為連接分句的承接副詞，其轄域應出現在這些動詞之前，而非其後。最後，(13a)與(17a)這兩例中均另有承接副詞「於是」與「便」，故「即」為時間副詞的分析更為合理。

當時還出現「旋即」與「隨即」這兩種短語。由於均有前承句，「即」在此用法中可能仍表承接義，「旋即」與「隨即」表「立刻就」；「即」也可能表示立即義，「旋即」與「隨即」則為同義並列。由於例句(18a–b)中「旋即」前已有承接副詞「便」，故此二例中的「旋即」當表立即，「即」為立即義副詞。

- (18) a. [目冥耳聾]，便旋即忘，言輒悲哀，餘命無幾，故謂之老。（東漢《修行本起經》）
- b. [識神轉滅]，便旋即亡。（梁《經律異相》）
- (19) a. [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三國志·吳書·吳主權》注引《吳書》）
- b. 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魏書·韓麒麟列傳·顯宗》）

我們認為六朝時期立即義副詞「即」的形成是受到四種用法促成。首先，在不少典型承接複句中，「即」聯繫的是時間上緊密相承的關係。由於漢語承接複句不必然帶有承接副詞，在這樣的用法中「即」也可能被重新理解為立即義副詞。但是，在此類句式中，我們無從判定「即」是否已轉為立即義副詞。由於時間副詞功能是後出的，所以必須軼出前一功能的用法方能確認。

- (20) a. 陳平丞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史記·陳丞相世家》）
b. 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
（《三國志·蜀書·周羣》）
c. 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世說新語·雅量》）

其次，戰國末年起，便已見到「即」常前接時間詞用於單句中，表示三種時間上的承接關係：「等到……，就……」、「沒多久時間，就……」以及「在當下，就……」，見例句(21)–(23)。

- (21) a. 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勾踐13年》）
b. 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c. 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史記·龜策列傳》）
(22) a. 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b. 用法令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大戴禮記·禮察》）
c.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史記·韓長孺列傳》）
(23) a. 顧視之間，兵即已辦。（東漢《修行本起經》）
b. 此大法如是，爾時即於坐上得六萬三昧門。（東漢《道行般若經》）
c. 如是，應時即問其佛。（東漢《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我們認為這三組均是由承接複句緊縮而成的單句，例如(21a)中的「來歲」雖為時間名詞，但作用卻相當於前承句，全句意思是「到了第二年，就歸還太倉」。在這樣的單句語境中，「即」的承接功能容易淡化，尤其搭配第二和第三種時間詞，「即」用於即時性承接語境中，容易受到語境中即時義的燻染，而被重新理解為立即義時間副詞。同樣地，在這樣仍帶有時間詞的語境中，我們一樣無從判定「即」是否已轉為立即義時間副詞。唯有時間詞省略後「即」仍可理解為立即義，方能確定。

第三，當時「即」也有廣義承接用法，西漢至六朝有若干疑似時間副詞用法，但應屬廣義承接副詞用法。

- (24) a.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史記·滑稽列傳》）
b. 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魏書·文苑列傳·溫子昇》）

在此類用法中「即」的承接義已變得模糊，又脫離典型複句語境，故容易接收語境的暗示義。上面兩例都還能解釋為「在此情況下，就……」，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它們已轉為立即義副詞。但這類用法確實很容易被重新理解，也是引發承接副詞發展為立即義副詞的用法之一。

第四，承接副詞「即」常搭配否定句，此一語境特別容易強化立即義。下面第一組是承接用法，第二組則是可以兩解的用例。

- (25) a. [不得已受其降] α ，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三國志·魏書·劉曄》注引《傅子》）
- b. 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 β ，故[來朝] α 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世說新語·尤悔》注引《魏氏春秋》）
- c. 眾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 β ，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水洛城。（《魏書·侯莫陳悅列傳》）
- (26) a. 人君爵人以官，[議定] α ，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論衡·感類》）
- b. 獄吏以[逵主簿也] β ，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三國志·魏書·賈逵》注引《魏略》）
- c. 譬猶[入水之燼] α ，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抱朴子內篇·極言》）

這兩組例句的區別主要靠上下文判定。「即」後接事件若在未來不可能發生或是在後來並未發生，則屬承接用法，單表承接義：「不因此就……」；¹³ 如果「即」後接事件在未來是可能發生的，則屬兩解用法，可表「不因此就……」，也可表「不立即……」。將這兩組用例與例句(15)中的時間副詞用例相比較，可發現在結構上，例句(15)中的否定「即」字句與前承句大多分屬不同句段，也就是說，在句法上否定「即」字句已和前承句脫鉤。至於此類句式對於此線演變的推動作用，我們將留到5.2小節再討論。

以上列出四種具有促進此線發展的用法：立即性承接用法、帶時間詞單句用法、廣義承接用法、否定後承句用法，可以說承接副詞轉為立即義副詞充滿了機會。只是若發生在承接複句的基本構式中，便難以偵測，必須軼出承接副詞原搭配語境，或是上下文有充分提示，才能確認其轉變。下文討論「便」與「就」的歷史演變，也一樣能見到這四方面的作用。

3. 「便」的歷史演變

過去對於「便」的討論最少，直到張麗麗(2013b)一文才提出了較為詳細的討論，與本文實屬姊妹作。本節僅簡述該文中與本文主題相關的意見，如想瞭解「便」的演變細節，請直接參閱該文。¹⁴

¹³ 一般說來，承接副詞是不能置於否定詞的轄域內，現代漢語的「就」便是如此。不過，早期形成的承接副詞，其語法化程度還不高，仍帶有若干動詞特性，因而還具有此句法特性。

¹⁴ 該文為會議論文，恐檢索不易，近期將改寫並投稿。如蒙刊登，讀者可參看正式發表的版本。

據該文，「便」的承接副詞用法要早於立即義副詞，可從下面兩點得知。一、承接副詞「便」的確例出現於東漢，而立即義副詞的確例則出現於南北朝時期。二、據該文初步統計，在 Zürcher (蔣紹愚譯，1987) 所確認的 29 部反映東漢口語的佛經中，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比例為 1121 : 4。其懸殊比例也說明承接副詞當早出。

然而承接副詞「便」的來源與「即」迥然有別。該文主張「便」經歷「有利義動詞>趁便義副詞>承接副詞>立即義副詞」這樣的演變過程。作為有利義動詞，「便」的主賓語可以是動詞組，「VP1，(以)便VP2」表示VP1對於VP2有利，多用於陳述未然的普遍狀況。此用法一旦用於陳述已然的特定事件，便可能衍生出趁便義，進而虛化為承接副詞。至於時間副詞「便」的形成，則與「即」一致，不但也源自承接副詞用法，而且同樣受到前述四方面用法的推動。

4. 「就」的歷史演變

承接副詞「就」的來源與「即」與「便」不同，但此功能一旦形成，「就」一樣也通過前述四種承接用法發展為立即義副詞。

4.1 「就」兩種副詞用法形成先後

承接副詞「就」形成於南宋，元明之際已有豐富且成熟的用例，但立即義副詞「就」則要到明朝才出現。這兩種用法有明顯的先後之別，下文將提出相關的歷史證據。

4.2 承接副詞「就」的形成

據張麗麗 (2012)，承接副詞「就」源自帶零形回指賓語的連動式「就-VP」，例句 (27) 正可說明此點。例中首句「當就誰出家」與末句「汝可就出家」實為同一句式，末句「就」的賓語省略是因為回指前文的「如來」，可以說「就」後帶有一個零形回指賓語。

(27) 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東晉《摩訶僧祇律》）

在這樣的結構中，「就」後零形賓語所回指的對象範圍逐漸擴大，從人士擴大到事件，因而發展出承接用法。承接用法的確例出現於南宋，如下，此例中「就」脫離原本搭配範圍，不再後接動作動詞，而是狀態動詞。¹⁵

¹⁵ 此例中「就」之前有另一個承接副詞「便」，二者應屬同義並列的情況。

(28) 若心癩，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朱子語類》卷 76）

本文進一步觀察，在元末明初文獻中，如《關漢卿戲曲集》、《訓世評話》、《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等，承接副詞「就」的用例均相當豐富，用法也很成熟，能聯繫時間先後、因果、假設等關係。

- (29) a. [柳耆卿臨行做了一首詞，詞寄《定風波》]，小人就記將來了。（《關漢卿戲曲集·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b. [今日親家初走到]，就把話兒來訴告。（《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
- (30) a. 有一年又來，[這李氏早歿了]，那燕兒就在李氏家裏哀鳴不去。（《訓世評話上》）
 b. 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
- (31) a. [我若知道他來]，我就該死。（《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b. [你若白賴不與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

總之，承接副詞「就」形成於南宋，在元末明初已可用於聯繫多種複句關係。

4.3 時間副詞「就」的形成

相較於承接副詞，立即義副詞「就」出現時代要晚得多，一直到明朝才出現確例。《西遊記》中出現「就去就來」、「就去快來」、「快去快來」這三個功能相當的構式，「就」相當於「快」，表迅即義。下面則為早期其他立即義副詞用例。

- (32) a. 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來。……」（《西遊記》27回）
 b. 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西遊記》45回）
 c. 八戒笑道：「聒噪，聒噪。加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饑了。」樵子道：「就有！就有！」（《西遊記》86回）

當時的立即義副詞「就」除了搭配「就-VP」構式，還可搭配「就-VP-了」，「了」表新狀態的形成。

- (33) a. 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西遊記》48回）
 b. 爹在後邊，就出來了。（《金瓶梅詞話》52回）
 c. 且耐心著，太醫也就來了。（《金瓶梅詞話》54回）

當時立即義副詞「就」也常見於否定句中，不過此用法較晚出。

- (34) a. 又說道：「切不要就招。[待拷問到後邊，眾口一詞招出，方像真的]β。」
（《醒世恆言》20卷）
- b. 莊紹光道：「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薦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β」遲衡山道：「這是不得就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儒林外史》34回）
- c. 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α。」（《紅樓夢》113回）

立即義副詞「就」一樣是受到四種承接用法的推動。首先，元明之際在典型承接複句中「就」便能連接立即性承接關係。

- (35) a. 我向前打那抬轎的小廝道：「你這等欺辱人。」[舉起鞭子]就打。（《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 b. 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 c. 所以這件事[一說]就成。（《水滸傳》104回）

在上面這組用例中，「就」搭配典型承接複句，即使語境帶有鮮明的立即義，也難以判定「就」是否轉為時間副詞。但在下面這組用例中，「就」所在句已與前承句隔開了，而且前後文往往有一些提示（如虛底線所示）補強時間概念，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便可能被理解為時間副詞。

- (36) a. 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金瓶梅詞話》47回）
- b. 今日也未就要交錢，只立一約，待及第之後，即命這邊主人走領，料也不怕少了的。（《初刻拍案驚奇》卷40）
- c. 誰知那天老爺還不肯就下毒手，還要屢屢的做醒眾生。（《醒世姻緣》27回）

其次，元明之際「就」也常前接時間詞出現在單句中，一樣可區分成三種情況：「等到……，就……」、「沒多久時間，就……」、「在當下，就……」。

- (37) a. 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 b. 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獸子。（《西遊記》18回）
- c. 自是當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西遊記》81回）

- (38) a. 那人就地撮把土，望着那前面海大般白浪滔天的水，只一撒，轉眼間就現出原來平地。（《水滸傳》95回）
 b. 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西遊記》34回）
 c. 他那裏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西遊記》70回）
- (39) a. 罷，則今日就點番兵，擒拏牧羊子走一遭去。（《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b. 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
 c. 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水滸傳》25回）

值得注意的是，「就」構成的緊縮複句並不限於時間詞，還包含各種狀語，像是「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水滸傳》42回）、「往外就走」（《西遊記》18回）、「平白地就讓與他了」（《西遊記》72回）、「西門慶一眼就看見」（《金瓶梅詞話》12回）、「聶鉞兒一口就說道」（《金瓶梅詞話》69回）等等。這些狀語有不少也強調即時性，如「一發」、「一眼」、「一口」等，也有助於「就」發展為立即義時間副詞。

第三，元明之際「就」很早就出現廣義承接用法。下面第一組用例中「就」屬廣義承接用法，第二組還可解作立即義副詞。

- (40) a. （正旦云）相公也，你就辭了姑姑，啗便索長行也。（《關漢卿戲曲集·望江亭中秋切繪旦》）
 b. 如何這文書上寫著王大王二王三打死平人葛彪，這縣里就無個排房吏典。這三個小廝必有名諱，更不呵，也有個小名兒。（《關漢卿戲曲集·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c. 小姐道：「就捨與你了。我澆你知會那官人，來日到庵見一見。」（《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記》）
- (41) a. 你快著的改姓，我就要回阿媽的話去也。（《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b. 疼的我戰，冷汗澆流。忙叫外郎，與我就揉。（《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c. 你主人家，就與我買去，買一斤肉著。（《老乞大諺解上》）

清末還出現「這就-VP」構式。構式中的「這」表示「在當下的情境中」或是「在當下時刻」，與廣義承接用法性質相近，例中的「就」也可兩解。

- (42) a. 馬嫂兒道：「我這就往門外頭去，只怕那裏有。我就去罷。」（《醒世姻緣》55回）
 b. 童奶奶道：「本該厚禮，窮人家辦不起，望二位爺將就。我這就叩謝過二位爺罷。」（《醒世姻緣》81回）

- c. 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這就來同人瑞商議說……
(《老殘遊記》)

第四、在否定後承句的用法中，「就」特別容易轉化為時間副詞。以下是允許同時理解為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例子。

- (43) a. [卻說那姚乙向前看著，分明是妹子] α 。[那娼妓卻笑容可鞠，佯佯地道了個萬福] β 。姚乙只得請坐了，不敢就認，問道：「姐姐尊姓大名，何處人氏？」
(《初刻拍案驚奇》卷2)
- b. [見說繆千戶正在陳友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庭赫奕。自實喜之不勝道：「是來得着了。」] α [匆忙之中] β ，未敢就去見他。(《二刻拍案驚奇》卷24)
- c. [我一則尚有許多事體未完] β ，時下且不得就去；[二則我也不敢跟狄奶奶去] β 。(《醒世姻緣》77回)

本節討論說明，立即義副詞「就」的形成過程與「即」和「便」相當，而且推動其演變的用法也是一樣的。

5. 討論

上文分別檢驗了「即」、「便」、「就」演變出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過程，可清楚見出三詞一律呈現從承接到立即的演變過程。然而關於此線演變，還有若干議題需進一步釐清。一、漢語立即義副詞有哪些來源？本文所觀察的是否屬常態？二、為何在否定後承句中特別容易發展出立即義時間副詞？三、從承接副詞到立即義副詞，其語法化程度究竟是提高還是下降？此線演變是否違背語法化理論中的單向性假設？以下分三小節分別探討。

5.1 立即義時間表達

關於時間副詞的系統與分類，過去已有不少討論，如陸儉明、馬真(1999:98-127)、馬慶株(2000)、張誼生(2004:165-190)等。據張誼生(2004:173)，立即義副詞是指「所限定的事件在時軸上所佔據的位置的起點和終點距離非常接近或緊密相連，中間只有極短の間隔或幾乎沒有間隔」。除此特性之外，立即義還表達「後時」概念(馬慶株 2000)。¹⁶ 例句(44a)中「出事」與「他趕了過去」這兩個事件相距近，而且「馬上」所在句屬稍後發生的；日常

¹⁶ 據該文，「先時」類也指兩個時間參照相距近，但卻是往前推，如「剛剛」、「最近」等。

口語中大多指說話時點與行動時點相距很短，例句 (44b) 不但指說話當下與「我到」這兩個事件時間上相距近，而且「我到」是稍後發生的。

- (44) a. 出事後，他馬上趕了過去。
 b. 我馬上到。

綜合學界各方面研究，漢語立即義時間副詞有兩大來源。¹⁷ 第一類是短時類詞語，可分下列兩種類型：

- (a) 表短時間可完成之動作，如「立」、「看」、「遽」、「頓」、「登」、「旋」、「流水」等。¹⁸
 (b) 表短時或當下之詞語，如「立刻」、「立時」、「立間」、「立即」、「立便」、「馬上」¹⁹、「立馬」、「即時」、「即刻」、「當即」、「頓時」、「登時」、「應時」、「則時」、「時」、「一時」、「瞬間」、「瞬時」等。

第二類是緊接類詞語，可分下列三種類型：

- (a) 表緊接義的詞語，如「隨即」、「迅即」、「旋即」、「尋即」、「看即」、「尋便」等。
 (b) 表緊接行動之詞語，如「趕緊」、「趕忙」、「連忙」、「急忙」等。
 (c) 承接副詞，如「即」、「便」、「就」、「即便」、「便即」、「則」、「輒」²⁰等。

從立即義副詞的來源，可以更清楚瞭解其本質。由於立即義涉及兩個時間參照點，且兩點之間距離短，又屬後時類，短時類詞語與緊接類詞語都能有效標示二者間的距離是短暫的，而且在時間序列上都是向後指的。承接副詞也有同樣作用，在立即性承接複句中，不但前後分句在時間上相距短暫，而且後承句是後發生的。

本節說明，無論從立即義副詞的語義特性或是來源類型，均可見到承接副詞具備發展為立即義副詞的條件。

¹⁷ 陸儉明、馬真(1999:107-110)則根據參照時點間的相互關係區分四種短時類時間副詞，分別是：(a) 剛、剛剛、才；(b) 立刻、立即、即刻、馬上、就、便、趕緊、趕快；(c) 趕忙、連忙、急忙；(d) 當即。

¹⁸ 雖然「轉眼」、「轉頭」、「轉首」、「轉面」、「眨眼」、「瞥」這幾個詞也是短時間可完成之動作，也可作時間副詞，但我們認為其意義較接近迅速、倏忽義，而非立即義，故不列入。

¹⁹ 雖然「馬上」一詞源自處所短語，「馬上-VP」原指在馬上完成某事務，進而表示立即完成某事務。在此「馬上」強調沒有耽擱到時間，故將之歸入此類。

²⁰ 「則」與「輒」既能作承接副詞也能表立即義，不過二詞這兩種功能的形成過程還有待考察。

5.2 否定後承句的作用

沈家煊 (1999:54) 指出，「作為一種言語行為，否定的作用不是提供新訊息，而是否認或反駁聽者或讀者可能持有的信念」，在此情況下，否定相對於肯定陳述，是有標記性的。下面兩個例子中的末句都具有同等作用，都是反駁病了要看醫生的信念，但是句中的「就」卻能夠強化病了與看醫生之間的關聯，在此「就」也是具有標記性的。也就是說，(45a) 的末句帶有雙重標記性，一重是否定聽者預期（病了就該看醫生），另一重則是強化病了與看醫生的關聯。這兩個相互衝突的標記性表達，使得這個句子顯得特別有張力，也使得前後三個分句的內在聯繫特別緊密。

- (45) a. [張三病了]，[怕耽誤工作]，不敢就去看醫生。
b. [張三病了]，[怕耽誤工作]，不敢去看醫生。

但是為何否定後承句有推動此線語法化的作用？為何早期的立即義副詞經常出現在否定句中？我們有兩方面的解釋。

第一，在此類用法中，否定後承句與前承句實屬轉折關係，而非承接關係。基本說來，否定後承句的前承句有兩個，一個對應到肯定後承句，另一個則對應到否定後承句。例如 (46a) 中的前兩句都是前承句，但所後承的部分不同，分別是 (46b) 與 (46c)。關鍵是，這裡的「就」是針對第一句而言的，因為是「生病」和「看醫生」有直接的承接關係；但弔詭的是，(46a) 中的第一句和末句卻是轉折關係，如 (46d) 所示。也就是說，「就」所在句和真正的前承句不但隔了一個句子（不論這個句子是否出現，在理解上它都必須存在，它是引發轉折的關鍵），而且還脫離承接關係而轉為轉折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的承接功能很容易淡化，引發重新分析。

- (46) a. [張三病了]，[怕耽誤工作]，不敢就去看醫生。
b. [張三病了]，就去看醫生。——承接
c. [怕耽誤工作]，不敢去看醫生。——承接
d. [張三病了]，不敢去看醫生。——轉折

第二，否定後承句一樣可有承接義和立即義這兩種歧義，但是這在此句式所造成的溝通困擾要大得多。在肯定句，如「張三病了，去看醫生」，「就」理解為承接副詞或立即義副詞並不會左右語意太多，無論哪一種情況，張三一定會去看醫生，差別只在於是否立即去看；但是在「張三病了，不敢去看醫生」中，「就」理解為承接副詞或立即義副詞則會導致重大差異，前者是不去看醫生，後者則是稍晚仍會去看醫生。由於會有這樣的困擾，所以使用者在使用否定句時會在上下文盡量提供足夠訊息以避免歧義，因而也加速其演變。

我們推測，可能是這兩個因素使得三詞在否定句中特別容易展開此線語法化，而且也可能是這兩個因素使得否定後承句的用法在後來越來越少見。

5.3 單向性假設

「即」、「便」、「就」三詞走的都是下列語法化路徑，有意思的是，在此語法化鍊條中三詞所搭配的語境也出現劇烈轉變。

動詞（單句語境） > 承接副詞（複句語境） > 立即義副詞（單句語境）

在第 I 階段的演變中，三詞都是從動詞直接發展為承接副詞，也從搭配單句語境改為搭配複句語境，然而，對三詞而言，引發此一轉變的機制並不全然相同。「即」主要源自判斷動詞，「便」則源自便利義動詞，都是因為主賓語可以是動詞組或句子而發展出聯繫複句的功能；「就」則是其後代詞回指前文而引發出聯繫前後句的功能。

在第 II 階段的演變中，三詞都從承接副詞發展為立即義副詞，也就是所搭配的複句被壓縮成單句或是被拆解成各自獨立的單句。壓縮的方式有兩種：在概念上，以單詞為條件，替代前分句的功能，如「他明天就到」中的「明天」是「到」的條件；在語用上，從具體存在前承句，到說話者心中預設一個前承狀態，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廣義承接用法。至於拆解的方式，就是直接消解所在句與前承句的承接關係，如前文所論，這在否定語境中特別容易形成。

在 Hopper & Traugott (2003) 專論語法化一書中，也提及從單句到複句再到單句的循環演變，其中也包括承接複句轉為單句的情形（204 頁）。拉薩藏語的承接複句中，前承句動詞會帶非結尾後綴 *-byas*，表示還有後續動作。但是有一些動詞，如 *'gro*「去」、*yong*「來」、*sdad*「坐」、*tshar*「完成」等，允許前承句動詞不帶非結尾標記，在此情況下，這些動詞便發展為體貌標記，而複句結構也轉為單句結構。這樣的演變是本文所謂的壓縮式。此外，印歐語許多動詞發展為助動詞的演變也伴隨有複句緊縮為單句的現象 (Kuteva 2001)。

然而，在該書所舉用例中，當複句合併為單句時，無論是由動詞到體貌標記或是由動詞到助動詞，其語法程度都相對較高，是典型的語法化現象。但是我們所討論的由承接副詞到時間副詞的例子也屬同樣的情形嗎？一般說來，聯繫複句的關聯詞其語法化程度要較一般副詞來得高，依此推判，承接副詞的語法化程度應該要比時間副詞來得高。若是如此，本文所提語法化路徑不就違背了語法化理論所提「單向性假設」？

Hopper & Traugott (2003) 一書也曾提及在子句連結中確實存在若干單向性的反例，也就是違反下列「子句連結斜坡 (cline)」，「>」此符號表示演變先後，也表示語法程度由低至高：²¹

並連結構 (parataxis) > 主次結構 (hypotaxis) > 從屬結構 (subordination)

²¹ 此處翻譯取自張麗麗 (2013a:222)。

在此斜坡中，子句間的統合性 (integration) 有逐漸增強的趨勢，這是一般子句連結的演變所遵循的演變趨勢。該書舉了兩個例子，都是子句間的統合性反而降低的情形。一個是日語的 *ga* 從後綴演變為弱式轉折連詞，所在句則從主次結構發展為兩個獨立句（見該書 210 頁）；另一個例子則是德語表因連詞 *weil* 發展為表因副詞，所在結構也由從屬結構發展為兩個獨立句（例子見該書 211 頁）。

對照這兩個例子與本文所討論的主題，其中確有相通點：都是從複句語境進入單句語境，都是連接功能詞進一步演變。但也有不同之處，日語和德語這兩個詞始終都具連接作用，所在結構雖從主次結構發展為並連結構，二詞連接功能並未受影響，但在詞性上則有所轉變，或是從詞綴轉為連詞，或是從連詞轉為副詞，都是語法化程度有所降低，這確實是單向性假設的反例。然而本文所探討的「即」、「便」、「就」雖也是從複句語境進入單句語境，但是並未繼續作關聯詞，而是發展為另一種功能詞，而且語法功能均屬副詞，沒有明顯的變化。

我們認為「即」、「便」、「就」此線發展對單向性假設並不構成威脅，因為三詞所發展出的立即義副詞用法特殊，不同於一般時間副詞，其語法化程度要比承接副詞來得高，這可由三方面來解釋。第一方面，若從前述的子句連結斜坡來看，「即」、「便」、「就」所在結構一路由並連結構（動詞用法）到主次結構（承接用法），再到從屬結構（帶時間詞的單句承接用法），最後進入單句結構（立即義副詞），可說是完全符合子句連結斜坡的順序；至於相對於「即」、「便」、「就」所在句的前承句，其形式在各演變階段則是由獨立句（動詞用法）到前承句（承接用法），再到包接短語（帶時間詞的單句承接用法），最後發展為零形式（立即義副詞用法），這樣的演變也符合語法化的演變趨勢，因其獨立性越來越低，而零形式正是語法化斜坡的終點。²²

第二方面，可由主觀性 (subjectivity) 來區別二者的語法化程度。立即義副詞「即」、「便」、「就」在主觀性上要較承接副詞來得高。據 Traugott (1995)，所謂「主觀性」指的是「意義變得越來越依賴於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和態度」。²³ 以「就」為例，它經常用於口語，多半搭配位移動詞或狀態變化動詞，如「我就到」、「天就亮了」等。此類用法的主觀性特別高，是說話者對於語句內容的主觀斷定。這也就是為何此類立即義副詞少用於客觀陳述，像是「政府立即啟動計畫」、「廠商立刻出面澄清」此類句子很難以「就」替代其中的時間副詞。

第三方面，「即」、「便」、「就」與典型立即義副詞的用法並不完全一致，我們認為三詞還帶有時態助詞的特性。首先，一般立即義副詞無法共現，例如我們不能說「他立刻馬上趕了過去」，但是「就」卻可與其他立即義副詞共現，甚至還經常如此使用，像是「他立刻就趕了過去」、「他馬上就趕了過去」。這說明「就」的性質與典型的立即義副詞並不完

²² Givón (1979:209) 一書即提出了下列語法化路徑：「言談>句法>形態>形態音韻>零形式」，正是以「零形式」為最終演變階段。

²³ 此翻譯摘自沈家煊 (2001:271)。

全相同。其次，立即義副詞的用法可分成兩種：一、兩個時間參照點皆在過去，表示兩個事件緊接發生，如「出事後，他馬上趕了過去」；二、一個時間參照點在說話當下，另一個緊接在後，表即將義，如「我馬上到」。各立即義副詞在這兩種功能上的分布不完全一致，例如「馬上」可用於兩種情況，「立即」則多用於第一種情況（季安鋒 2012），而「即」、「便」、「就」則主要用於第二種狀況。歷史上也見得到「便」與「就」還構成表將來時的時態助詞「便要」、「就要」。²⁴ 三詞傾向表達未來時正說明其時態助詞的特性，而時態助詞的語法化程度是高於副詞的。

- (47) a. 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
（《三國演義》47回）
- b. 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金瓶梅詞話》2回）
- (48) a. 今我蒙聖恩，除做南雄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清平山堂話本·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 b. 行者道：「不是打你們，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風。」（《西遊記》45回）

是故，從上述三個層面，都可以說明此線演變呈現語法化程度提高的趨勢，並未違反「單向性假設」。

6. 總結

討論至此，1.1 小節所提兩方面問題均可得到妥善解答。關於第一個問題，雖然「從立即到承接」這樣的演變順序符合直觀推斷，但是歷史證據卻在在指出另一條截然相反的演變序列：立即義副詞「即」、「便」、「就」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從漢語立即義副詞的兩大來源（短時類詞語與緊接類詞語）觀之，也可見出此演變符合漢語的演變常態。一旦確立時間副詞的來源，就可以解答為何三詞皆發展出立即義與早已義這兩種相反的時間表達，這是由於在承接副詞階段搭配不同詞語而造成的分化。關於第二個問題，此演變觀也能說明為何在一些用法中時間詞不能輕易移除，如「我這頭痛病一會兒就好」，因為此用法尚未全然脫去緊縮複句的特性。此外，無論從語法化斜坡或主觀化角度視之，「即」、「便」、「就」作為時間副詞，其語法化程度均高於承接副詞，甚至帶有時態助詞的特性，可見此一演變不但符合語法化的單向性假設，也能說明為何三詞始終受到較高的使用限制，表現出有別於一般立即義副詞的句法特性。

²⁴ 「便」與「要」連用出現於南宋，「就」與「要」連用則出現於元朝，早期用例多為承接副詞「便/就」後接動詞「要」的用法，據本文初步觀察，純表即將義的「便要」與「就要」則要到明朝才形成。

附錄：先秦「即」疑義用例分析

根據過去文獻及語料庫，先秦及西漢時期另有 20 個例子中的「即」也被判定為立即義時間副詞。我們不同意這些分析，認為這 20 個例子實際上分屬下列八種類型。

第一，先秦時期趨近義動詞「即」一般是後接趨近處所，還引伸出後接行事對象的用法。據孔穎達疏，例 (1) 中的「即于殷大戾」乃「就殷加大罪」。²⁵

(1)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尚書·多士》）

第二，先秦西漢時期趨近義動詞「即」可搭配「即-VP」，表示趨前從事的意思，如「即謀於我」（《穀梁傳·桓公 8 年》）、「請即救」（《左傳·哀公 14 年》）。「即-VP」也可用於更加寬泛的表達，表示展開或承接該事務，如「使歸即戮」（《左傳·成公 3 年》），此用法中「即」的趨前義已經很模糊了，例 (2)-(4) 即屬此類（後二例典出同源）。

(2) 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²⁶（《禮記·喪大記》）

(3)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戰國策·秦策》）

(4)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第三，先秦西漢時期動詞「即」也可後接狀態動詞，表示趨近該狀態，如「即聾、從味」（《左傳·僖公 24 年》）、「即死」（《左傳·成公 2 年》）、「棄同即異」（《左傳·襄公 29 年》）等，例句 (5) 與 (6) 即屬此類。例 (5) 中的「即喪」孔安國傳解為：「言殷之就亡」，正是取「即」的趨近義。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1996:605) 也認為「即喪」乃近喪之義，與《詩經·大雅·蕩》中的「大小近喪」用法相同。例 (6) 中的「即安」在先秦經常出現，表示「使自身處於安穩狀態」，《左傳》還出現「即其安」與「即安」前後呼應的用例，²⁷ 可見「即安」為述賓結構。

²⁵ 此例還允許一個解法。甲骨文中的「即」可表示「付與」義，參見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2004:557)。「即于殷大戾」的意思也可能是「給予殷大戾」，從上下文推敲，將「即」解作「付與」並無不妥。

²⁶ 孔穎達疏：「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

²⁷ 例子為：「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左傳·昭公 28 年》）

- (5) 般之即喪。(《尚書·商書·西伯戡黎》)²⁸
 (6)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左傳·襄公8年》)²⁹

第四，「即」所趨近對象也可以是抽象事物，例句(7)與(8)即是。這兩例同源，從兩書對照可知「即敘」就是「即序」，據孔穎達疏：「此是羌髻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可清楚瞭解所謂的「即敘/序」就是指「就次敘」，也就是歸順的意思。

- (7)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尚書·虞書·禹貢》)
 (8)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史記·夏本紀》)

第五，先秦時期「即」可作假設連詞，例句(9)與(10)即屬此類用法。王引之《經傳釋詞》(1982:187)即指出例(9)中的「即」猶若也。而例(10)則可從上下文脈推知此處的「即」為假設連詞。

- (9)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大戴禮記·保傳》)
 (10) 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史記·田儋列傳》)

第六，先秦時期，「即」可通「既」，表既然、已然之義。例句(11)在《史記·趙世家》也有記載，「即」是作「既」。³⁰關於例句(12)，孫詒讓《墨子閒詁》(1995:169)引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意見：「『即』字文義不順，『即』當為『既』，言碧玉既具，而戈劍等物又皆具也。」李漁叔《墨子今註今譯》也認為此例中的「即具」「疑應作『既具』」(1974:180)。例(13)所述事蹟亦見於《史記·孝武本紀》，其中的「即」作「既」。³¹關於例句(14)，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1996:606)也指出其中的「即」通「既」。

- (11) 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戰國策·趙策》)

²⁸ 王引之《經傳釋詞》認為此例中的「即」猶「遂」也。李宗江(1997:25)、封傳兵(2011:67)等文則認為此例中的「即」為時間副詞。

²⁹ 孫錫信(2005:190)認為此例中的「即」作副詞，表時間上的接近。

³⁰ 例子為：「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史記·趙世家》)

³¹ 例子為：「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史記·孝武本紀》)

- (12) 必大棺中棺，革闡三操，璧玉即具，戈劔鼓壺盪、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墨子·節葬下》）
- (13) 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僂人也。（《史記·封禪書》）
- (14)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史記·吳太伯世家》）

第七，這些例子中也有承接副詞用法，但由於「即」所在語境為單句，其承接功能很容易被忽略，例句(15)與(16)即屬此類。這兩例皆為前文所提緊縮複句，文中的「明歲」與「發」即為前承成分。

- (15) 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³²
- (16)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史記·李將軍列傳》）³³

最後是根據本文判定標準屬於典型承接副詞的用例。

- (17)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莊子·讓王》）
- (18) 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田子方》）
- (19) 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孔子家語·始誅》）
- (20) [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以上說明，這 20 個例句中的「即」皆非立即義副詞，而是動詞、假設連詞或承接副詞，或是與「既」通假，表既然、已然之義。

引用文獻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87. Shishuo "jiu" he "kuai" zai Songdai de shiyong ji youguan de duandai wenti 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 [A discussion on the usages and dating of jiu and kuai in Song dynasty].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4:288–294.

³² 李宗江(1997:25)認為此例中的「即」為時間副詞。

³³ 孫錫信(2005:190)認為此例中的「即」作副詞，表時間上的接近。

- Chang, Li-li (張麗麗). 2009. Shilun zongyu lianci “ji” “bian” “jiu” de xingcheng 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ssive conditionals *ji*, *bian* and *jiu*]. *Taida Wenshizhe Xuebao* 臺大文史哲學報 [*Humanitas Taiwanica*] 71:99–145.
- Chang, Li-li (張麗麗). 2012. Cong huizhi dao chengjie: shilun “jiu” yu “ji” chengjie gongneng de lai yuan 從回指到承接——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 [From anaphora to consecutive connec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nective adverbs *jiu* and *ji*]. *Taida Zhongwen Xuebao* 臺大中文學報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8:309–358.
- Chang, Li-li (張麗麗). (trans.) 2013a. *Yufahua* 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hang, Li-li (張麗麗). 2013b. “Bian” de yufahua kaocha 「便」的語法化考察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i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Chinese, October 11–13, 2013.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Chen, Chusheng (陳初生). 2004. *Jinwen Changyong Zidian* 金文常用字典 [*Dictionary of Chinese Popular Bronze Inscriptions*].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hen, Quanjing (陳全靜). 2011. *Hanyu Binglieshi Shuangyin Shijian Fuci de Cihuihua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漢語並列式雙音時間副詞的詞彙化及相關問題研究 [*A Study on the Lexicalization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Chinese Parallel Disyllabic Temporal Adverbs*]. Shangha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Feng, Chuanbing (封傳兵). 2011. “Ji” de yufahua 「即」的語法化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ji*]. *Ningxia Daxue Xuebao* 寧夏大學學報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3:66–68.
- Givón, Talmy.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 Anfeng (季安鋒). 2012. “Liji” “mashang” de yuyi gongneng bijiao 「立即」、「馬上」的語義功能比較 [Differences in meaning and function between *lijì* and *mashang*]. *Jiangxi Jiaoyu Xueyuan Xuebao* 江西教育學院學報 [*Journal of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2:102–106.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trans.) (written by Erik Zürcher) 1987. Zuizao de fojing yiwen zhong de Donghan kouyu chengfen 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 [The oral elements in East Han dynasty from the earliest Buddhistical translation].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14:197–22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Kuteva, Tania. 2001. *Auxiliation: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Siming (李思明). 1990. *Shuihu, Jinpingmei, Hongloumeng fuci* “bian” “jiu” de kaocha 《水滸》、《金瓶梅》、《紅樓夢》副詞「便」、「就」的考察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dverbs *bian*

- and *jiu* in *Water Margin, The Golden Lotu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90.2:82–85.
- Li, Yushu (李漁叔). 1974. *Mozi Jin Zhu Jin Yi* 墨子今註今譯 [*The Present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 of Moz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Zongjiang (李宗江). 1997. “Ji” “bian” “jiu” de lishi guanxi 「即、便、就」的歷時關係 [The diachronic relationship of *ji*, *bian* and *jiu*].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es*] 1997.1:24–29.
- Lu, Jianming (陸儉明), & Zhen Ma (馬真). 1999. *Xiandai Hanyu Xuci Sanlun* 現代漢語虛詞散論 [*Discussions on Functional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2003.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 Qingzhu (馬慶株). 2000. Luetan Hanyu dongci shiti yanjiu de silu: jian lun yufa fenlei yanjiu zhong de duili yuanze 略談漢語動詞時體研究的思路——兼論語法分類研究中的對立原則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to tense and aspect of Chinese verbs and also the contrastive principles in the studies of syntactic classification]. *Yufa Yanjiu he Tansuo* 語法研究和探索 [*Researches and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9:6–1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4. Cong yuyanshi kan jiben Yuan zaju bin bai de xiezuo shiqi 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 [The identifying of the writing period of the dialogues in several Yuan dramas from the aspect of language history].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13:111–15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Pei, Xuehai (裴學海). 1996. *Gushu Xuzi Jishi* 古書虛字集釋 [*A Collection of the Annotations of Functional Words in Ancient Book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 Shen, Jiakuan (沈家煊). 1999. *Buduicheng he Biaojilun* 不對稱和標記論 [*Asymmetry and the Markedness Theory*].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 Shen, Jiakuan (沈家煊). 2001. Yuyan de “zhuguanxing” he “zhuguanhua” 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1.4:268–275.
- Shen, Jiakuan (沈家煊). 2003. Fujin san yu “xing, zhi, yan” 複句三域「行、知、言」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acting, knowing and uttering].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3.3:195–204.
- Sun, Xixin (孫錫信). 2005. “Ji” “bian” “jiu” xuhua guocheng zhong de cuoxiang yizhi 「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 [The misgrafting of *ji*, *bian* and *jiu*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Collected Papers on Language Studies*] 2:189–201.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Sun, Yirang (孫詒讓). 1995. *Mozi Jiangu* 墨子閒詁 [*Clarifying Commentary on the Mozi*]. Taipei: Hua Cheng Book Shop.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ed. by Dieter Stein & Susan Wright, 31–54.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Kezhong (王克仲). 1990. Yihefa dui jiasheyileici xingcheng de zuoyong 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 [The method of parataxi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ds indicating suppo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0.6:439–447.
- Wang, Yinzhi (王引之). 1982. *Jingzhuan Shici* 經傳釋詞 [*The Annotation of Classical Works and Commentary*]. Changsha: Yuelu Shushe.
- Yang, Rongxiang (楊榮祥). 2005. *Jindai Hanyu Fuci Yanjiu* 近代漢語副詞研究 [*Studies on the Adverbs in Near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4. *Xiandai Hanyu Fuci Tansuo* 現代漢語副詞探索 [*Explorations on the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Press.
- Zhu, Minche (祝敏徹). 1983. *Zhuzi Yulei Jilue* zhong de “bian” yu “jiu” 《朱子語類輯略》中的「便」與「就」 [*Bian and jiu in the abbreviated edition of the Quotations of Zhuxi*]. *Zhongguo Yuwen Tongxun* 中國語文通訊 [*Newsletter of Chinese Language*] 1983.6:16–19.

[Received 5 February 2014; revised 9 June 2014; accepted 12 June 2014]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 Taiwan
lilichang@ntu.edu.tw

The Formation of the Temporal Adverbs *Ji*, *Bian*, and *Jiu*

Li-li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the three high frequency adverbs *ji*, *bian*, and *jiu*, are often discussed together, since they can all function as consecutive adverbs and temporal adverbs indicating ‘immediate, right away’. Most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two functions of these adverbs are evolutionally related, but which function emerged earlier is still in debat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the temporal function of *ji*, *bian*, and *jiu*, and argue that the three words were undergoing the following grammaticalization: {verbs > consecutive adverbs > temporal adverbs}, a sequence contrary to common opinion. Based on tho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will specify the period when each adverbial function of the three words emerged and also indicate that all three of the changes from consecutive to temporal adverb are triggered by four usages. However, it is still doubtful whether the temporal adverb is less grammaticalized than the consecutive adverb; in other words, whether the path we advocate contradicts the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 we present three absolutely conclusive pieces of evidence to erase all doubt and argue persuasively that the three adverbs are undeniably more like aspect particles than temporal adverbs.

Key words: temporal adverbs, consecutive adverbs, aspect particles, grammaticalization,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